

(下) 勤 運 女 婦

種七十二第庫文方東

東 商
行
印
發
行
館
書
日
本
系

(下) 動 運 女 婦

東 方 雜 誌 二 十
週 年 紀 念 刊 物

Feminism

Commercial Press, Limited

All rights reserved

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



回(東方婦女運動二冊)
(每冊定價大洋壹角)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
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
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
商務印書館

分售處

商務印書館分館
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
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
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
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
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
貴陽張家口新嘉坡

目次

英國婦女之參政運動·····	一
英國婦女參政運動續記·····	二三
美國婦女要求選舉權之進步·····	三七
美國婦女選舉權運動之勝利·····	六一
美國婦女選舉運動之成功·····	六七
挪威婦人在法律上之地位·····	七一
德國婦女問題之特徵·····	九三
少年土耳其之婦女·····	一〇一
中國的女權運動·····	一〇七

英國婦女之參政運動

章錫琛著

烏庫，男女同權一語，誠二十世紀至大之問題哉！自法國大革命以後，一掃封建時代之遺風，廢貴族之特權，復平民之自由，凡屬男子，法律上皆一視平等，罔有歧異，獨男女間貴賤之制猶存。及十九世紀，高等教育，施及於婦女，而男女之學問平等矣。物質文明之進步，男子專擅之職業，婦女亦莫不優爲，而男女之生活能力平等矣。然而生活之標準日高，男子之懼累於顧復者，或婚娶特晚，或鰥居終身，或雄飛海外，於是女子之衆，超於男子，而獨身自養之事愈亟。彼政權在握之男子，不能爲婦女謀完善之政，以弭爭端於未萌，遂令女子參政之動機，一旦勃發而不可復

遇。至於今日，若美利堅，若挪威，若瑞典，若丹麥，若芬蘭，或完全參政，或僅與選舉，或通國咸行，或一部獨殊。至其他諸國之力爭未獲，與運動方始者，殆不可以縷計。英國婦女之數，多於男子者百有餘萬，故其參政之運動，在世界諸國中，特最劇烈，而政府亦以婦女過衆之故，慮一旦舉參政之權，界諸六百萬衆之婦女，不免危及於國家，其拒絕遂因之益力。蓋求者斬者，各迫於勢之所不獲已，是以相爭愈激而擾亂彌甚也。

英國當十七世紀之末葉，婦女之地位至卑，其在家庭，殆與婢妾無異，洒掃產育之外，無所事事。雖底復（Defoe 一六六一—一七三一）既倡女子教育之論，而應者極稀。及安娜（Anne）女王（一七〇二—一七一四）以女子爲一國之元首，重男輕女之風，始因之稍變。加以文學家安提遜（Addison 一六七二—一七一九），斯梯爾（Steele 一六七一一—一七二九）等，復於是時發揮優待婦女之思想，遂開女子好文之風。十八世紀之終，乃有女子文學團體之結合，然其性質，仍不外

於保守；以良妻賢母爲本務，視婉婉優美爲天性，凡發展個性自謀生活之說，非當時士女之所夢想。迨法國革命，美洲獨立以後，自由平等之思潮，如洪水橫流，汎濫四方，而戰爭所得之悲慘，又波及於英國內地，鰥寡孤獨之窮民，徧於國中，婦女之專司家庭者，不得不盡職於社會，而對於社會之責任心以起。向視婦女爲人類之隸屬，至是乃爲時勢所迫，生一絕大之疑問。適伏爾斯頓克刺夫脫 (Wollstone-

craft 一七五九—一七九七) 女士，生於其間，著書立說，尊重獨立之個性。一千七

百九十二年，婦人權利之擁護一書告成，實開女子參政之先河，良妻賢母之主義，男主女從之觀念，爲之一變。舊時代之思想道德習慣，皆掊擊無遺，自由主義遂盛倡於哲學界。薛特儀 (Sidney)，斯密 (Smith) 等，咸發揚婦人之地位，文學家擺倫之尊己說，亦風靡一世。思想界既受未有之刺戟，而與吾人至有關係之經濟界，更起狂激之波瀾。降及十九世紀之初，天產物，人造品，皆隨人口而增加，交通頻繁，物價踊貴，工業上之變革以生。下級社會之婦女，爲生計所迫，不得不去家庭而入於

工場，較高者雖不能耐勞力之苦，亦不得不謀生於教育文藝貿易諸事業，其尠受影響者，特最高之上級社會耳。然而爲一己謀生活之婦女既多，爲社會求幸福之婦女亦衆。一千八百三十七年，實才全德備之維多利亞（Victoria）女王卽位之年，女王以一身當政治外交之衝，復爲英吉利婦女涵養自尊自重之心性。更有改良監獄之伊里沙伯（Elizabeth），盡瘁幼穉教育之摩爾（Moore），而克利米亞戰爭（Crimean war），尤足於戰史上劃一新時代，此皆女丈夫之偉烈豐功，有非男子所能企及。自是以後，凡公立醫院，貧民學校，育嬰院，養老院，及其他種種慈善博愛之事業，無不掌於婦人之手，而濮倫德（Brontë），愛拉得（Elliot），勃朗寧夫人（Browning），瓦特（Watt）等女文學家，尤足於文學史上別開生面。蓋輓近五六十年之間，英吉利之婦女，不特於思想上早立男女平等之主張，卽實際上亦漸顯其男女平等之實力矣。其進步之驟，爲何如哉！

英吉利議會，懼女權之擴張而不可制也，乃謀有以預防之，遂於千八百三十二

年，在選舉法中加“Men”（男）字於“Persons”（人）字之前，使婦女不得與於議員選舉。復於千八百五十年，定爲法律中所稱之“Men”（男），非有特別之指定，不得包括婦女。其後請求婦女參政權之時，幾多請願書，均因是歸於失敗。千八百六十七年，國會議員約翰穆勒氏（John Stuart Mill），當議會討論選舉法改正案時，提議削去“Men”（男）字，俾男女平等，均獲選舉權。雖因贊成少數否決，國會中之有婦女參政權問題，實始於是。穆勒氏對於擴張女權，至爲熱心，所著婦女之服從（*The Subjection of Women*）一書，痛論婦女不負國家責任之害，詳明愷切，其夫人亦爲婦女參政權論家之先啓。是歲，婦女參政團，始發生於曼邱斯兜（Manchester），倫敦（London），愛丁堡（Edinburgh）等處；次年，勃立斯多（Bristol），北明翰（Birmingham）繼之，嗣後各地接踵而起。迄於今日，類此者凡三百有餘，聯合爲全國婦女選舉會（National Union of Women's Suffrage Societies. 略書 N. U. W. S. S.）。總其事者，著名經濟學家福撒得之未亡人也。

以和平爲主義，不尙武力。同時，又有憤徒事和平之難成而出於激烈者，則爲全國婦女社會政治會，(National Women'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 略書 N.W.S.P.U.)，成於千九百三年，世稱戰鬪派婦女政治家。班霍斯德夫 (Mrs. Pankhurst) 實統帥之，勞稜斯夫人及特拉門德女士爲之參謀。(勞稜斯夫人去年已脫離同盟，別營一團。) 是兩派者，目的雖同，方法各殊，而班派之專主破壞，尤爲時人所怪詫；凡今日之碎玻窗，毀郵筒，焚車站，擾議場，困警吏於市上，誓絕粒於獄中，皆其麾下戰士唯一之職務。兩派之外，猶有團體十數，皆女文學家，女美術家，女記者，女伶人等之所組織，或發刊書報，以表己之意思，或隨地講演，以聳人之聽聞，或整羣遊行，以動人之觀瞻，汲汲營營，罔不以參政爲職志。懿歟盛哉，英國婦女參政之運動也！

英當千九百六年時，統一黨內閣既仆，自由黨崛起而秉政權。自由黨之主義，重內政而輕外交，婦女參政運動之勢，爲之一振。然當其初期，方皇皇於社會政策之

立法，於婦女選舉之問題，不遑顧及。逮千九百十年六月，始由議員郝克敦氏，提出婦女選舉權案於下議院，是爲郝克敦案。是歲七月，移入第二讀會，此案所定，凡既婚婦人自成家室者，或同居而年受十鎊以上之俸給者，皆有完全選舉權。當時朝野兩黨，各有可否，而財政大臣路德喬治，實贊成之，卒以多數通過，移入全院委員會。次年五月，開模樸氏提出改正郝氏之案，除十鎊之制限，因是獲選舉權之婦人，更當加衆，各黨派之紛爭，遂以益烈，終亦通過於第二讀會。後以會期遷延，未付審查，雖屢經女權論家之敦促，迄乏效能。又次年春，復提出康思列興案於議會，然以一月碎商店玻窗之暴舉，激動公憤，爰被否決，而從前勃發之生機，至是爲之一挫。其行此暴舉者，則全國婦女社會政治會也。

婦女社會政治會，方成立之初，尙能以穩健之手段，誘社會之同意，如廣場集會，整羣遊行，及公園市街等處之屋外演講，均不失爲文明之態度。厥後漸尙激烈，或闖入議會旁聽席，或擣亂內閣大臣及反對派之會場，或強見官吏，阻之則投石而

毀其窗，凡此之類，每變而愈劇。而一九一二年一月之役，尤爲曠前之暴舉。當行暴時，會中婦女，人挾鐵椎，負布囊，突入商業繁盛之利善街，遇肆卽入，見窗輒毀，洶洶之勢，若臨大敵。商人警吏，見娉婷弱質，驟出此舉，咸瞠眙不知所措。事後檢計，損失及十餘萬圓。未數日，復謀攻襲貯藏珍品之公共建築，如博物院藏書樓之類，俱欲付之於一擊，旋以有備而止。於是毀園林，殺花木，藏炸藥，燬寺觀，殆無日不以破壞爲事。國家爲維持秩序計，不得不加以法律之制裁，乃逮捕而科其罪。然彼等守志士仁人，殺身成仁之旨，則慷慨入獄，甘就縲紲。繼復上書有司，自以因公獲罪，不宜與盜賊同羈，當入上等獄室，受政治犯之厚遇。有司置諸不報，則相約不守獄則，以爲挾制，却罪服，拒勞役，抗獄吏，甚或惡獄室之逼隘，爲破窗徹垣種種紊亂秩序之舉動。末有譚洛波女士，倡言取法俄囚，絕粒自戕，以保政治犯之神聖。獄吏大懼，十四日而釋之。由是傲者踵起，有司束手，旋創行強飼之法，有相約絕粒者，使女隸挾而餒之。或相抵拒，輒加鞭扑，且以鐵管納之口中，注以饘鬻，甚卽舐其鼻而灌諸孔，

與之餽饘之苦，俾不克饑餓以就死，然後衡犯罪之輕重，定囚禁之久暫。蓋懲罰既重，冀或知悔悟於釋後也。然彼等狂暴之性，微特不稍弱於入獄之先，且更由是而彌烈。一九一二年十月，該會分裂以後，班霍斯德夫人，又發明新奇之暴舉。十一月二十九日，令其黨徒，潛納黑油及引火物於各地郵筒，自是郵件之焚污，日有所聞，郵局損失，不可勝計。而班霍斯德夫人，竟敢宣言於稠人廣衆之中，自認其黨人所爲。逮次年一月二十七日，婦女參政案之撤回，益若注油烈火之上，融融之光，直將上徹於霄漢。翌日，夫人遣軍數隊，分任擲窗毀郵，縱火諸戰務，復自帥二十人，偕特拉門德夫人，闖入議會，強面路德喬治，辱毆警吏，卒爲警署所執。蓋參政運動之激烈，至此而已極矣。雖然，凡斯激烈過甚之舉，果足以促改革之進行也耶？

參政運動之激烈，既達極點，而婦人狂熱之沸騰，猶且日進而靡有已，其夙夜之所潛謀，乃欲大興革命之師，與國家爲敵讎。顧機事不密，終爲警署所發覺，而英國自昔未有之壓制，至悉加諸運動參政之婦女。一九一三年四月之末日，倫敦警察

廳遣私服警察十二人，制服警察三十餘人，至硯斯威街，圍抄婦女社會政治會本部，執其幹部員特拉門德夫人（組織者），羅拔凱女士（幹事），來機女士（參政權 *Suffragist* 雜誌經理），來納克女士，白勒德女士（皆雜誌副經理），山導女士（會計長）等六人，並抄獲往還文件書籍及其他證據，以車載送博脫利警局，下六人於獄，封其會所，禁會員出入。由倫敦檢察廳宣布其罪狀三條：一曰散布流言，眩惑良民，亂各都邑治安；二曰機關雜誌，載危害良民財物之謀，強人實行；三曰以此等刑事上犯罪之目的，募集多金。並下令曰：『自今以後，參政權雜誌，永禁出版，犯上列三罪者，捕無赦，有以金帛助婦女運動參政及宣布其文書者，皆處罪。』是役也，該會領袖班霍斯德夫人及班霍斯德女士，肯尼女士等，先以燬路德喬治別第之罪被逮，於是月三日，在惠布森法廷受禁錮三年之宣告，斯時方處苛洛威獄中，故拘禁者僅六人。當其被執之際，含笑呼 *Votes for Women*（與婦人以參政權），並大呼參政婦女萬歲，慷慨不少屈。六婦人既囚，會中無主，於是戰鬪派婦女之運動

始爲之略靖。

警察廳既抄婦女社會政治會本部，復大索於各領袖及此次就執六人之家。忽於肯尼女士處，獲密書一，其辭曰：『實行大計畫所需之品，近日屢經試驗，尙難告成，惟昨晚一次，頗覺有效，刻仍在密室製作，預計下星期必可應用。閱畢付丙。』下署 H.C.C. 旋偵知有藥學士伊齊克賚敦者，家居撒巴堡，與彼等頗有關係，而 H.C.C. 三字，實其姓名起首之字母，乃遣隊捕之。搜其家，果得密室，室中獲新製之炸藥，並密書五件，皆彼等平日之所計畫者也。譯之於下：

第一書曰：『燬官署，公所，及倫敦孔道之計畫，至爲切要。所燬道路，當擇最爲樞要之地，且必使地上下之交通機關，悉皆斷絕。如西邱弗侖屯，惠斯突，尼斯兜，山脫班克拉，布墨斯頗壘，伊勢林墩，騷沙克，巴門特惠，更田塘等處，宜以六人或八人爲隊，分遣附近一帶，相機行事。使幸而告成，則倫敦必大亂。』

第二書曰：『政府執事之地，頗便出入，故燬官署最宜，今擇定如左：

一、電話總局，此爲通信機關之一部，燬之則消息停滯，其地戶牖常啟，最便投藥。
一、特克討康門，在散脫波寺旁，其地無巡警，行事尤易。（按此爲法曹界重要之建築，乃倫敦名勝之一。）

一、法脫苛爾主計總監局，此地出入頗難，惟稱支取年金，方准入內，既入，可隨地埋藏炸藥。（按此亦倫敦古代建築之一，專理官吏及其他政府年金之事務。）

一、瑣冒撒德蒿取道斯脫蘭德街或惠靈吞街，則易入，藏藥時當留意警衛。（按此爲歷史上著名之建築，昔爲皇帝之離宮，後以館外國上賓，今爲官署，司倫敦大學及戶籍徵稅印紙事務。）

第三書曰：『燬路以後，交通機關既絕，若仍即修繕，殊少效力，故此時宜急燬木材屯積處，俾修路之材，悉數毀壞，方不能復事修繕，則吾人完全之目的始達。其地於午後六時閉門，閉門後前往行事，最爲適宜。』

第四書曰：『格敦工廠在倫敦北方，苟能燬之，則倫敦必大受影響，日內擬親赴

其地，巡視一周，再行決定方法。』

第五書曰：『政府保險事務局，近斑克敢門，亦爲應燬之地。其地常有警衛二人，輪番守護，稍一不慎，輒爲所執。縱火時可入招待室取引火物燃之，立即遁出，或擊碎玻窗，燃引火物投入。』

罪既定，醫學士克賈敦，遂與特拉門德夫人等六婦人，銀鐺入苛洛威獄中。先是班霍斯德夫人母女入獄時，立誓絕粒，勺水不入口。獄吏乃待以強飼之法；至是六人復踵行之，連聲誦『與我參政權不然則死』之語。於是獄吏亦仍與之以鼻食。鼻食之酷，久受國人之譴謫，以爲虐待罪犯，莫逾於此。乃內務大臣麥根那，毅然排異議而決行之，近且提出強飼囚犯法案於議會，將成實行之法律，而誓絕粒者遂無所施其技矣。戰鬪派雖失敗，其黨徒四十萬人，散處全國，仍固結不稍解。五月三日晚，復集衆二百，各手綠白黑三色之旗，唱法蘭西革命之歌，由硯斯威街本部，巡越市中繁昌之地，至首領以下各領袖幽囚之苛洛威獄前。警吏先接警告，卽馳往戒